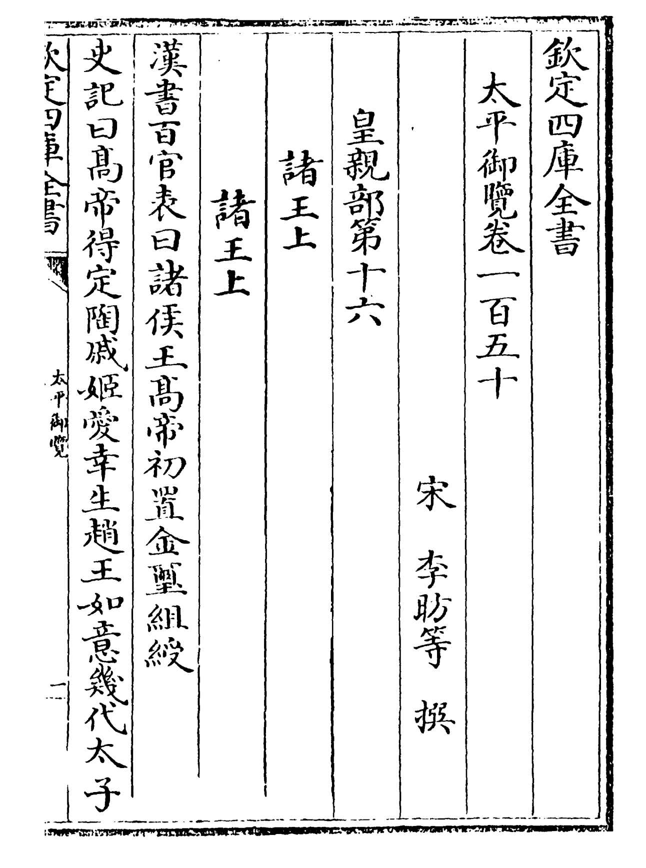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

宋 李昉等 撰

皇親部第十六

諸王上

諸王上

漢書百官表曰諸侯王髙帝初置金璽綟綬

史記曰髙帝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幾代太子

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高帝崩惠帝立吕后使人鴆趙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名曰人彘居數日召惠帝視而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

又曰燕王劉澤漢書曰澤高帝從祖昆弟高帝十一年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以畫干營陵侯澤澤大悅之用二百斤金為壽田生已得金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太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請張卿臨酒酣屏人說張卿曰

太后欲立呂產為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諷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户侯亦卿有卿大然之乃諷大臣立呂產為王田生因説張卿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服今營陵侯劉澤長為大將軍尚觖音決望今卿言太后裂十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乃以澤為琅琊王

又曰齊哀王襄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太尉周勃誅諸呂大臣欲立齊王琅琊王澤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

冠者張晏曰言鈎恐戾如虎而著冠者方以呂氏幾亂天下又立齊王是復為呂氏也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於沛為吳王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又曰楚元王交高帝少弟也高帝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內傳語言諸內事隱謀文帝尊寵元王子

酧比皇子

又曰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遣人酌兩巵鴆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巵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而去

又曰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入清宮遂將少帝

出迎皇帝入宫始誅吕氏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章盡以梁地王東牟侯興居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

又曰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隂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賔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内書二十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張晏曰黄黄金白白銀亦二十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

曰賜賜書帝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食時上

又曰孝文皇后生景帝梁孝王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十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蹕入言警擬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至

又曰梁懷王揖文帝子也文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

朝因墮馬死

又曰孝景栗姬生河間獻王德孝景二年立修學好古

從民間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

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

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脩禮樂被服儒術造

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及詔策問三十

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又曰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

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吳已破二歲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

又曰孝景程姬生魯恭王餘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好音樂口吃難言王初治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宮室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又曰孝景賈夫人生中山靖王勝建元三年來朝天子

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帝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上荆軻為之泣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之心結日久而每聞窈眇之聲不知涕泣之集也夫衆喣漂山（應劭曰喣吹煦）聚蚊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爍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燻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

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張晏曰葭蘆也莩葭裏白皮也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却骨肉氷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勝又樂酒好内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

又曰景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

知幸之遂有身及生子因名曰發以母微無寵故王居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而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又曰孝武李姬生燕剌王旦盧達切　王旦為人辯略博學經書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户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

也多賷金寶走馬賂遺蓋古昌反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旦聞之喜上疏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桀等皆伏誅旦聞之憂懣音悶置酒萬載宮會賔容臣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横術何廣廣兮蘇林曰廣音曠瓚以術為道路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徊徘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坐者皆泣

又曰孝武李姬生廣陵厲王胥倡樂逸遊故終不得為漢嗣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覦心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令禱巫山 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寖信女須等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相餽遺通私書後延壽謀反誅辭連及胥又聞漢立太子

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胥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爲苦心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爲樂亟蒿里召兮郭門閲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雞鳴時罷胥謂太

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骨骸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

又曰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之數嗟歎憲王曰眞我子也

又曰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也

又曰王尊爲東平相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

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説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鼔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宫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王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髙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

東觀漢記曰東平獻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寛仁弘雅明帝即位詔以為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豹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讃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答拜諸王歸國上特留蒼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蒼發上親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

又曰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云為善最樂帝曰甚大稱是腰腹蒼美鬚髯腰

帶圍八尺二寸

後漢書曰北海靖王興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乘驛馬問焉其見親重如此

又曰廣陵思王荆性刻急隱害善文法有才能中元二年世祖崩不悲哀而作飛書與東海王彊說之令舉兵為逆亂彊得荆書即其行書者封上之以親親隱其事遣荆止河南宮

又曰明德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王主諸室莫敢犯禁

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帝望見車騎鞍勒皆純墨無金銀綵飾馬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施親戚被服自如

又曰沛獻王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説京氏易孝經世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王顯宗敬重數賞賜焉

又曰琅琊孝王京建武十七年追爵爲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加　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爲比光烈皇

后崩帝悲以太后遺金財寶賜京都营好治宮室窮極伎巧皆飾以金銀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

又曰樂城靖王黨永平十五年封樂城王黨聰慧善史書如正文學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

又曰清河王慶爲太子竇后諷有司奏廢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勑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勑官屬不得與諸

王平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切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寢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遥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

又曰李燮字德公靈帝時拜安平王相是時安平王續為張角賊所畧國家贖王還欲復其國燮奏曰續在國無政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續竟歸藩燮以謗毁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貴燮為

議郎

又曰董卓置弘農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曰服此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乃與妻唐姬宮人飲讌别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宮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頽身為帝王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嗚咽王曰御王者妃埶不復為吏民妻自愛從此長

辭遂飲酖死時年十八

漢名臣奏議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推重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武帝色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上意即縱酒聽樂因以終也

漢雜事曰中元二年光武崩王莽之亂國無制度皇太子與諸王同席坐尊卑無别是時上下莫之是正太尉趙熹乃正色横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又曰昭明太子性愛山水於田園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高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魏畧曰任城王彰字子文武帝子也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瘠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為中牟王時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

上下畏其剛嚴每過中午不敢不速

又曰趙王朝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因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太子由是親視特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丈帝言阿翁帝言良曰我汝兄耳愍其如是每為涕泆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一至一百五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任兆炯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皇親部十七

諸王下 王妃

諸王下

魏志曰鄧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慧所及若有成人之智孫權曽致巨象太祖欲知其觔重

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刃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慼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懸柱乎一無所

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病卒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寛慰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又曰中山王衮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

又曰樂陵王茂性傲狠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昔象之為

虐至甚而舜猶侯之有庳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為亂臣逆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帝行之於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嫺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宗姓未有不侯而茂以是至今不王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今封茂為樂陵王以慰太皇太后逮下之念

又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

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惟乘汗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或諫彰讀書彰謂左右曰大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為博士耶

又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讀誦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常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耳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

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

蜀志曰魯王永字公壽永憎宦人黄皓皓既信任用事搆永於後主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

吳書曰南陽王和字子孝被譴之長沙行過蕪湖有巢鵲于帆檣故官僚聞知皆憂慘以為檣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美行當復國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

吴志曰魯王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異殊頃之和霸不睦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

又曰濟王奮字子揚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濵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

晉書曰安平獻王孚世祖受禪為太宰一門三世同時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子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袞冕自公族之寵未始有也享年九十然而夙夜滋恭恒有履氷之懼

又曰安平王孚武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為羣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内有親戚外有交遊惠下之費而經用不豐奉絹二千疋及元會詔孚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

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犢青蓋車孚雖見存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

又曰安平獻王孚性通和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内嘗催罪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

又曰平原王幹字子良宣帝子太始元年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戸四年給鼓吹駙馬二匹使服侍中之服幹不治國事雖有爵禄若不在身所得俸秩皆露積腐

爛齊王為長沙王乂所殺幹哭之而哀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

又曰文帝崩齊王攸率禮過哀上以攸至孝毀甚二年五月文明皇太后親臨省攸攸毀瘠塵墨貌不可識太后留攸慰撫旬日還中詔勉攸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逺慮深思不可專守一意以陷於不孝若復不從往言當遣人監守飲食

又曰武帝子乂字仕度封長沙王性果厲有威斷初入

洛謂成都王曰天下先帝之業王宜維之時齊王冏已至聞乂言者皆憚之

又曰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子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形狀美而神明少乃不知書

又曰梁孝王肜宣帝子拜大將軍領西域校尉因大會語王銓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啖大臠銓知肜求為尚書令答曰下邳王為令與天下共嚼啖大臠故難公在此獨嚼肜曰長安大臠誰耶銓答盧播是肜曰是吾

家吏隱忍之耳鈐曰天下皆王家吏王法可不復行之耶

又曰齊王攸好學不倦借人書皆為治護時迭有水旱則出租秩加賤以賑國人須豐年乃收入本直太康三年詔齊王攸當出方嶽遂撫其國加都督青州增封齊南郡備物典策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賜黄鉞朝車乘輿之副

晉陽春秋曰齊王冏輔政朝士以牛酒郊勞平原王幹獨

齋百錢于懐賀之

晉中興書曰譙王丞鎮湘州至武昌釋軍備見王敦敦因宴集謂丞曰大王雅素佳士非將御才也丞曰公未盡耳安知鉛刀不能一割丞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為聽丞之鎮

又曰武陵威王晞為桓温所收被廢卒於新安晞少子忠敬王遵初封新寧王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將

軍桓伊嘗造遵遵怒門人曰何通桓氏門人曰桓伊與桓温踈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察及長輒凡退無復名望

晉百官表曰王古號也夏殷周稱王金璽龜鈕纁朱綬五時朝服遠遊冠佩山玄玉

沈約宋書曰彭王義康性好吏職鋭意文案糺剔是非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輳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彊不息無有懈倦

又曰南郡王宣為荆州刺史白晳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媪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

又曰江夏王義恭性嗜不恒與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遊欵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親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其四子時年五十三斷折義恭之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為

鬼目粽

又曰衡陽王義季為荊州刺史先是臨川王義慶在任巴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畜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啓事唯自署名而已二十一年徵為都督東南兖徐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登舟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

留之荆楚以為美談

又曰桂陽王休範進位司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死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

又曰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為立第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

又曰晉平王休祐貪淫好財色在荆州掊克營財貨以

短錢一百賦民田登求白米一斛皆令徹白若碎折悉刪簡不受民間糴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如此

蕭子顯齊書曰竟陵王子良字雲英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

後魏書曰河南王平原拜齊州刺史善於懷撫邊民歸附者千有餘家時歲頻不登齊民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給以

路糧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凝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

高祖覽而嘉歎

又曰任城王澄字道鏡少好學文明太后引見誡勵之

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秀發德音閑婉當爲宗

室領袖後爲中書令改授尚書蕭賾使庾蓽來朝蓽見

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

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

又曰安定王休少而聰慧治斷有稱車駕南伐領大司

馬高祖親行軍過休以三盜人徇於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新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奸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奸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應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諸君不可不慎於是一軍肅然

又曰永昌王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畧過之

又曰臨淮王彧字文若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瑯琊王肅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

又曰東平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祖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為匡世宗即位時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令下當時壯其忠謇

又曰廣陵王羽字叔翀少而聰慧有斷獄之稱領廷尉

高祖幸其第與諸弟言曰朕昨受民訟始知廣陵之明

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高祖曰

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

又曰彭城王勰字彦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勰生而母

潘氏卒及有所知啓求追復文明太后不許乃毁瘠三

年不參吉慶高祖大竒之敏而耽學不捨晝夜博綜經

史雅好屬文從征河北大破新野南陽高祖令勰為露

布緦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威示天下以臣小才豈是大用高祖曰但可為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不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為者人謂吾制非兄則弟誰能辨之

北史齊書曰安德王延宗文襄五子母陳氏廣寧王孝也延宗幼為文宗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衝天王文宗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

封安德王

隋書曰楊雄高祖族子也初封清漳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以示羣臣曰此號足為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

唐書曰紀王愼為貞州刺史愼少好學長於文史皇族中與越王貞齊名時人號為紀越

賈誼書曰高皇帝分天下以封有功之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故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

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蔡邕獨斷曰漢制皇子封為王其實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天子大社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天子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受之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人以其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撥謂之茅土

王妃

史記曰趙王友以諸吕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吕女妬怒

讒之太后誣以罪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邸不見令衛士圍守之弗與食趙王餓迺歌曰諸吕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

續漢書曰樂安陳夫人孝質皇帝母也家本魏郡少以伎入孝王家得幸生質帝梁冀欲專國權令帝母不得至京都又帝短祚是以外家無他寵弟拜夫人爲王妃

范蔚宗後漢書曰董卓置弘農王於閤下使郎中令李儒

進酖王乃與妻唐姬及宮人別坐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為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唐姬潁川人也王薨歸鄉里父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抄關東略得姬傕因欲妻之不聽而終不自名尚書賈詡知之以狀白獻帝帝聞感愴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為弘農王妃

魏志曰中山恭王衮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

又曰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以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

吳志曰吳主孫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煚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不肯由是失志早卒

又曰吳王孫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真生琨琨生夫人初適帝拜為夫人權為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令母養子登後權移鎮

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年餘尋卒

臧榮續晉書曰賈充前妻李氏生二女荃濬禁錮解荃等屢請充迎具母而充不從充當鎮關中屯軍城西為供帳受百官餞荃濬遂突出於坐中叩頭流血訴充并陳說羣客以母應還之意荃是齊獻王之妃衆賔皆驚起散出充甚愧愕

晉中興書曰海西李皇后庚氏字道憐司空冰女也初為海西王妃海西即位拜為皇后泰和元年崩葬敬平陵

海西公夫人無子

又曰簡文皇后王氏字蘭姬后以冠族太宗納焉初為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為世子並失太宗意后及道生俱被幽廢以憂薨烈宗踐祚追尊曰順皇后

又曰中宗母太妃夏侯氏字光姬一字銅環太妃為恭王妃生中宗王薨中宗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還葬瑯琊

又曰元敬皇后虞氏字孟母濟陽外黄人中宗之為王

納后為妃永嘉六年薨

又曰康獻褚皇后字蒜子太傅裒之女也后以名家女入為瑯琊王妃生孝穆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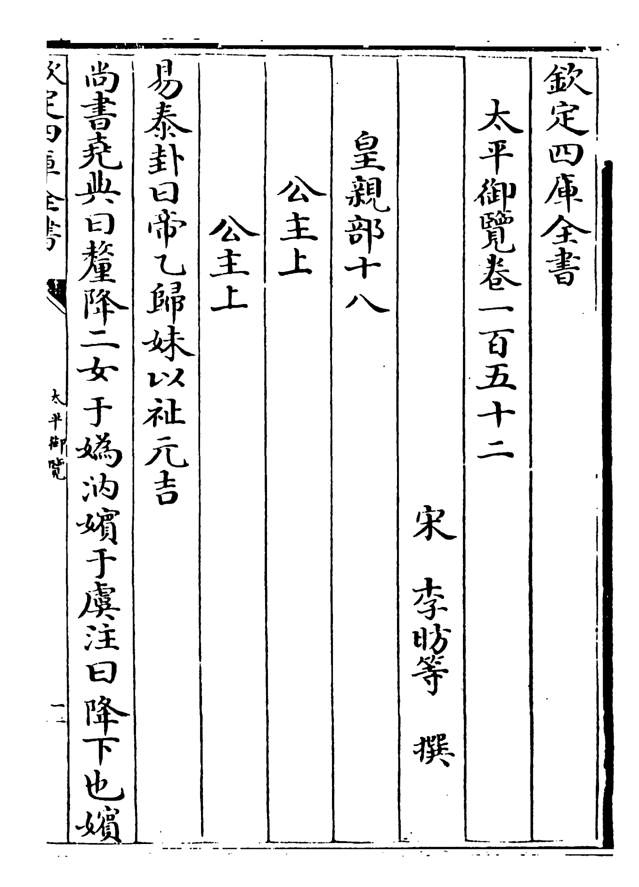
蕭子顯齊書曰隋郡王子隆字雲興娶尚書令王儉女為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重出實為皇家蕃屏

後魏書曰元匡為太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奏親王及始蕃二王蕃妻悉有妃號而三蕃以下皆謂妻上不得同

為妃名而下不如五品已上有命婦之號竊以為疑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人無定升降從夫三蕃旣啓王封妃名亦同等妻者齊也理於紀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蕃王妻名號始定

又曰陽平王顯詔曰顯所生親李誕育懿脩儀刑蕃國母緣子貴義著春秋可授陽平王太妃以申典例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皇親部十八

公主上

公主上

易泰卦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尚書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注曰降下也嬪

婦也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王逸注曰帝子堯子也

毛詩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春秋左傳曰襄公四年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

王之長女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閼父之子滿也

又莊公元年單伯送王姬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為主單伯送焉天子嫁女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尊卑不敵故不親主婚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

史記曰婺女天孫也

又曰公叔相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易去

也魏相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强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于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

又曰李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諸女

悉嫁諸公子告歸咸陽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為壽門
庭車騎以千數
漢書曰單于兵强數苦北邊上問婁敬敬曰陛下誠能
以嫡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
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豈曾聞外孫與大父抗禮哉
又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迺書
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証公主孝文女曰勃子勝尚之
故獄吏教引

又曰宣平侯張敖尚惠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

又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即位數年無子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

又曰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女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侍御數百

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天子聞而憐之遣使持帷帳錦繡給遺焉

又曰林慮公主子昭平君尚武帝女夷安公主林慮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帝許之林慮公主卒昭平日驕醉殺主傅母繫獄廷尉上請左右為言前入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囑我故於是言之垂涕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因弟故而誣

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
又曰昭帝始立年八歳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
共養帝蓋主私近子容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
不絶主懽有詔外人侍長主
又曰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大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
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董偃始與母以賣珠為事年十
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召見曰吾為母養之
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冠出

則執轡入則侍内為人温柔愛人以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

又曰梁王以至親故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于心不喜太后知帝弗喜迺怒梁使者弗接見按責王所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如淳曰景帝妹也）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知孝為人臣知忠太后曾不省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為帝言之帝心迺解

又曰烏孫公主遣女来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

送主女過龜兹龜兹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來還會女過龜兹龜兹王噐留不遣復使報公主公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北宗室入朝而龜兹王降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後數求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宫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驢非驢馬非馬若龜兹王所謂騾也

又曰薛宣封為侯時妻死而敬武馬公主寡居上令宣

尚馬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其子況私從燉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也

後漢書曰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諸藩王女皆封縣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肅宗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瑯琊孝王京女為縣公主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皇女封公主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于

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

又曰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宋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董宣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候之

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杖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詔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强使頓之宣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又曰鄧晨初娶世祖姊元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兵敗世祖即位封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以奉公主之祀

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喑嗚不能對

又曰班始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順帝之姑貴驕淫

亂與所嬖人居帷中名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刀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産皆棄市

又曰竇融長子穆尚内黄公主穆子勲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友子固亦尚世祖女涅陽公主竇氏一公三公主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

又曰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陽公主適延陵鄉侯梁松舞陽縣屬潁川郡松梁統之子其傳云尚光武女武陽公主又鄧訓傳武陽公主子梁扈有罪訓與交通此云舞陽誤　松坐誹謗誅

又曰皇女中禮十五年封涅陽公主適顯親侯大鴻臚竇固涅陽屬南陽郡顯親縣屬漢陽郡固竇融子肅宗尊為長公主

皇女紅夫十五年封館陶公主適駙馬都尉韓公光主坐與淮陽王延謀反誅

又曰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也

又曰明帝永平十二年少府陰就子豐殺妻酈邑公主就

坐自殺

續漢書曰印璽綬王公主玉匣銀縷夫人貴人長公主銅縷

謝承後漢書云楊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書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讓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魏志曰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為平原公主為之立廟也

魏略曰初東阿王植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將兩三人微行見清河公主欲因主以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迎之不得太后以為自殺也對帝泣下

魏末傳曰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明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不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婦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之使者具以白宣

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為沛王故
特原不殺
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乃尚公主拜左將軍
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晉書曰王濟字武子以知名尚武帝妹常山公主公主
妬忌兩目失明終無子
又曰武帝勑衛瓘第四子宣常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
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

又曰孫秀子會年二十為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朞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時與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

又曰桓温尚南康公主温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常薦温於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郡之任託其弘濟艱難翼卒以温為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

又曰武帝為晉陵主求婚王珣曰謝混雖不及劉貞長

不減王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曾帝崩袁松欲以女妻之
珣曰卿莫近禁臠
臧榮緒晉書曰賈后二女宣華女彦封宣華弘農郡公
主女彦年八歲聰明岐嶷便能書學諷誦詩論病困
賈后欲議封女彦語后曰我尚小未及成人禮不用公
主及薨謚哀獻皇女以長公主禮送葬
又曰孝懷詹事裴紹息猷尚滎陽長公主紹字彦伯秀
從兄子猷不願婚聞紹在中書即聘温嶠妹中丞傅宣

奏猷大不敬

又曰帝之姑姊妹皆為長公主加緑綬

晉中興書曰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天下大亂敦將還臺悉以主嫁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寶一時棄捐

又曰臨海公主惠帝第四女羊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值永嘉亂轉賣長城民錢温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吳興太守周禮以聞於是殺温及女適

譙國曹統

又曰南康宣公主興男帝長女庾后所生初封遂安縣主適桓溫

又曰新安縣公主道福簡文第三女徐淑媛所生適桓濟重適王獻之

晉讃曰初衛璀子宣尚世祖女繁昌公主宣遇黄門不厚致有讒構楊駿欲專朝政諷内外奪宣主璀由此去位上會諸妃主議問主宣待汝薄今欲離汝意云何主

素訥不能自申但泣泣是不欲離諸妃主因言泣是婦人重於再出故泣耳於是遂離與妹姑書稱故新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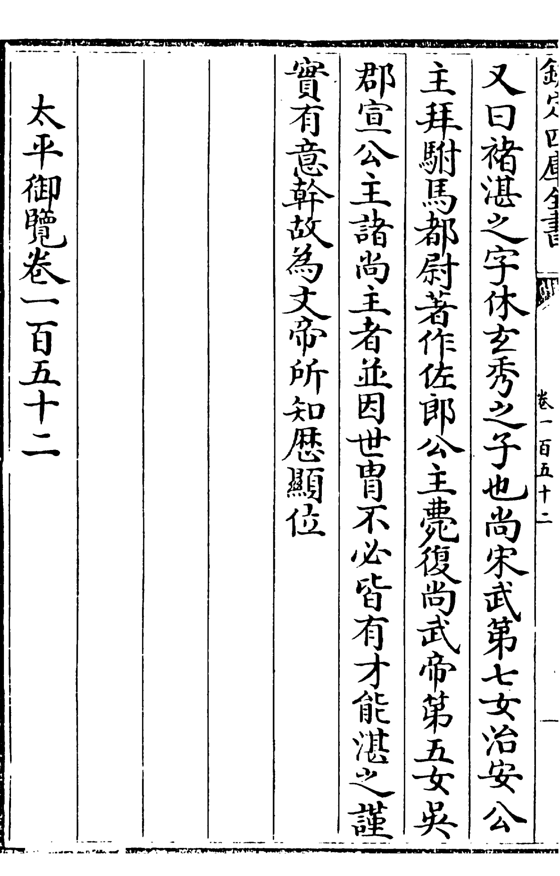
宋書曰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

又曰王偃字子游其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城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吴興長公主諱榮男常倮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凡怓排閤詬主乃免偃謙虚恭謹不以世事關懐位右光禄大夫賵開府儀同三司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

公主諱英媛公主性妬而藻别愛左右人吴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

又曰何瑀尚武帝少女豫章康長公主諱次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畧文帝世禮待特隆瑀豪競於時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勗等並以輿馬相尚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疎戚莫不盡被恩紀

又曰趙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離婚



又曰褚湛之字休玄秀之之子也尚宋武第七女治安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公主薨復尚武帝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主者並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為文帝所知歴顯位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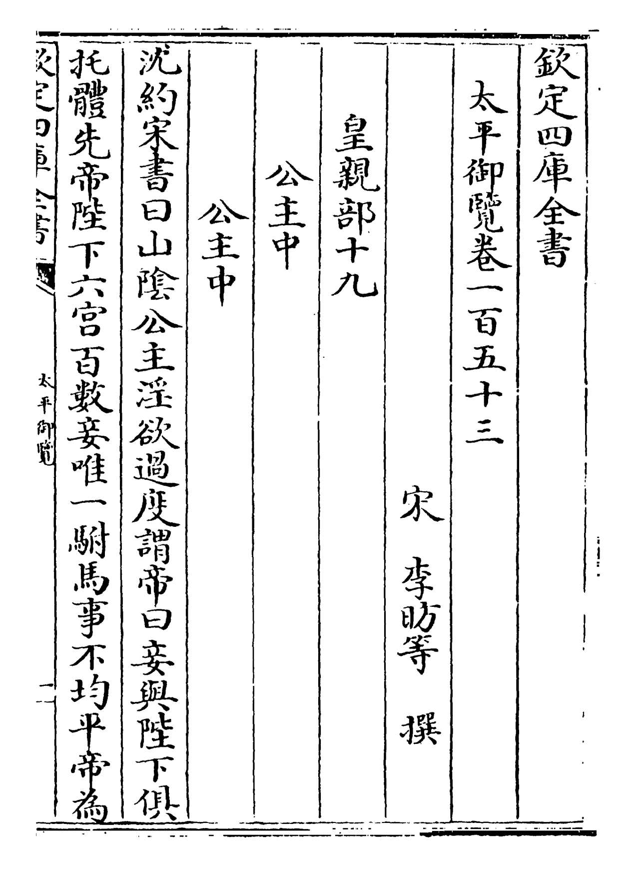
宋　李昉等　撰

皇親部十九

公主中

公主中

沈約宋書曰山陰公主淫欲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宫百數妾唯一駙馬事不均平帝為



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食湯沐邑二千户帝每出主與朝臣常共陪輦主以吏部褚淵美貌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主十日備見逼迫誓死不回遂得免也

又曰徐逵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為彭城沛二郡太守子湛之字孝源幼孤為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於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湛之致節之後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

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事祖母及母以孝聞元嘉中為黄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秘書監會稽公主居長嫡為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内總攝六宫每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往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為大將軍彭城王

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及義康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宫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頓飽食便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

又曰王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父曇首卒文帝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

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以選尚文帝東陽獻公主初為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宏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

又曰宋世諸公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禄大夫江湛孫斆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為斆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

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自晉氏以来配尚公主雖累經美冑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温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中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逌自害於蹣叟殷沖幾不免於强鉏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来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賔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窺門之期廢筵抽席絶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仍乃兄弟踈濶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妮媪競前相謟以急

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别意召必以三晡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晩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與此長乖又聲影才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㕡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如臣門分代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

以仰冐非宜披露丹實非唯上陳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若恩制頒降披請不申便當刋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為戲笑

梁書武帝之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並有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稱

又曰王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娶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琳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

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馬時人以為錫銓二王可為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貶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陽尹卒於衛尉卿

又曰柳偃字彥遊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唯善政政在養人衆咸異之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

又曰謝覽字景滌尚齊錢塘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帝平

建業朝士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長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正當如此自此乃被賞味

又曰謝朓及啟𠡠素與梁武帝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公主適𠡠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朓子謨及帝為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帝即位二公主始隨內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弘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諲而謨不堪歎恨為書狀如詩贈公主以

呈帝甚加矜歎而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為信安縣稍遷
王府諮議
又曰殷叡子鈞尚武帝女永興公主自宋齊以来公主
多驕淫無行永興公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為公主
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為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
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
於背然殊恨鈞
又曰張纘字伯緒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

駙馬都尉封利豪亭侯名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

後魏書曰金根車公主封君皆乘之但有騑而已

又曰太祖嘗引崔玄伯講論漢書至婁敬説漢高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於賓附之國

又曰陸昕之風望端雅尚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

奉姑有孝稱初與穆氏瑯琊長公主並為女侍中又性不妬忌以昕之無子為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彰為嗣

又曰蕭寶寅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疋併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寶寅盡肅雍之禮好合雖積年而敬事不替寶寅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寅器性温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内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

又曰馮穆尚順陽公主宋翻為河陰令公主家奴為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

又曰陳留公主寡居秦州刺史張㚟意願尚公主公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公主公主意不可肇怒譖㚟於世宗停廢數年

又曰高道穆為御史中尉莊帝姊壽陽公主犯行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穆令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

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貞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

又曰宿石元明帝時拜中壘將軍甞從獵帝親欲射虎石叩馬諫引帝上高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石為忠臣切諫免虎之害賜馬一匹尚上谷公主拜駙馬都尉

又曰劉昶尚武帝武邑公主吏尚建興公主又尚平陽長公主及昶終與三公主同塋異穴

又曰劉輝字重冒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世宗第三姊

也公主頗嚴妬輝常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害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輝遂忿憾疏公主公主姊因聽講言其故靈太后太后初勑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知之狀無可爲夫婦之禮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

又曰嵇拔世爲祀奚部帥其父根皇始初率衆歸魏太祖嘉之拔尚華隂公主生子敬元紹之逆也公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封長樂王

蠕蠕傳曰太昌元年六月阿那瓌遣使朝貢并為長子請尚公主孝武詔以范陽王誨之長女瑯琊公主許之未及成婚帝入關東西魏競結阿那瓌為婚好西魏文帝乃以孝武時舍人元翌子女稱為化政公主妻阿那瓌弟塔寒

又曰阿那瓌遣使朝貢因復求婚詔以常山王騭妹樂安公主許之改封為蘭陵郡長公主阿那瓌奉馬千匹以為聘禮請迎公主詔兼宗正卿元壽兼太常卿孟詔等

送公主自晉陽北邁資用器物咸加豐渥阿那瓌遣迎公主於新城之南

陳書曰沈君理美風儀博涉有識覽陳武帝鎮南徐州深見器重命尚會稽長公主及帝受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定亭侯為吳郡太守時兵草未寧百姓荒弊君理總集士卒修飭器械深以幹理見稱

又曰蔡凝字子君美容止及長博學有詞草尤工草隸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家子被選尚義興公主拜駙馬

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吏令左右修中
書廨宇謂賓友曰庶来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
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
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
壻錢肅為黄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曰帝戚恩由聖㫖
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黄門之職故須㥦人望帝黙
然而止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阯
後周書曰尉遲俟兠性弘裕有鑒識尚太祖姊昌樂大

長公主生迴及侯兠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爾各宜勉之

隋書曰文帝時蘭陵公主寡上為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宗相者孫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

又曰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於婦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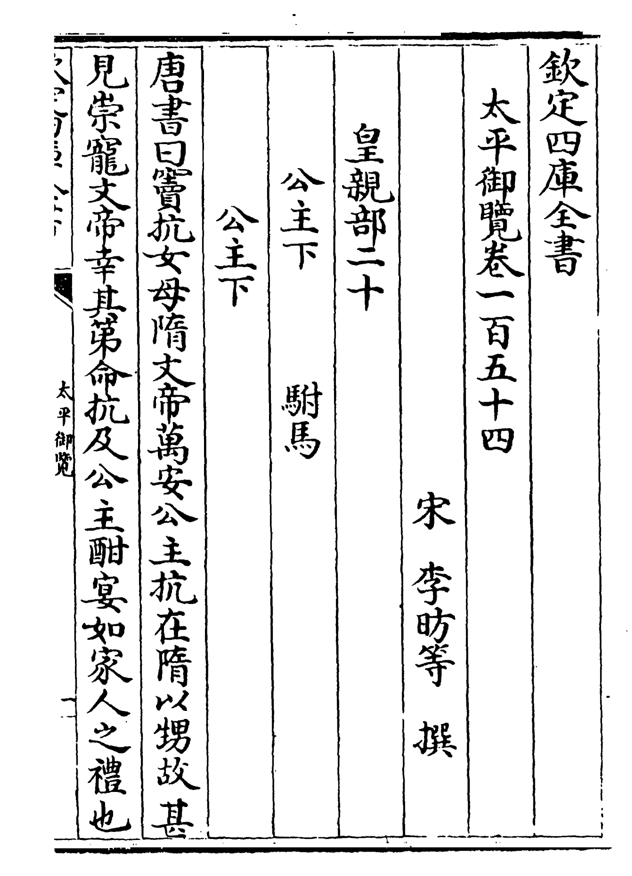
事舅姑甚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議主婚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許之後乃以主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崩述從嶺表煬帝令主離絶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從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適於柳家今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而卒

又曰南陽公主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次必以禮年十四嫁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肅聞及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弒逆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為之動容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

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人神所不容今將族滅其家公主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為尼

士及右衛將軍述之子也以父勳封新城縣公隋文帝嘗引入卧內與語奇之令尚煬帝女南陽公主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皇親部二十

公主下 駙馬

公主下

唐書曰竇抗女母隋文帝萬安公主抗在隋以甥故甚見崇寵文帝幸其第命抗及公主酣宴如家人之禮也

又曰隋煬帝至鴈門為突厥所圍蕭瑀進謀曰臣聞始畢記校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賀敦知兵馬事昔漢高解平城圍乃是閼氏之力況義成以帝女為之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煬帝從之發使詣可賀敦諭旨俄而突厥解圍而去於後獲其諜人云義成公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蓋義成公主之助也

又曰凡公主封有以國名者郎國代國霍國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陽宣陽東陽是也有以美名者太平樂安長寧是也唯玄宗之女皆以美名名之

又曰高祖平陽公主起義兵公主於鄠縣莊散家資招引山中亡命得數百人以應高祖略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士無得侵掠故遠近奔赴者甚衆得法兵七萬人公主遣使以聞使者至高祖大悅及義軍渡河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會於渭北與

其駙馬柴紹各置幕府營中號為娘子軍京城平封為平陽公主以獨有功每賞賜異於他主及薨謚曰昭

又曰竇誕竇抗第三子也尚高祖女襄陽公主竇氏自武德至今男為外戚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為比

又曰房玄齡之子遺愛尚高陽公主玄齡病上表諫征遼東太宗見表謂玄齡子婦高陽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家

又曰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初主有寵於太宗恃愛驕恣謀黜夫兄遺直奪其封爵永徽中誣告遺直無禮於已高宗令長孫無忌鞫其事因得公主與遺愛謀反之狀遺愛伏誅公主賜自盡

又曰杜如晦之子荷以功臣子尚城陽公主賜爵襄陽郡公授尚乘奉御貞觀中與太子承乾謀反坐斬

又曰高士廉子以履行尚太宗女東陽公主拜駙馬都尉遭父艱居喪以孝聞太宗手詔敦諭曰古人立孝毀

不滅身聞卿絶粒殊乖大禮宜抑摧裂之情割傷生之累俄起為衛尉卿

又曰蕭瑀子銳尚太宗女襄陽公主雅有禮度太宗每令諸公主凡厥所為皆視其楷則又令所司別為營第公主辭曰婦人侍舅姑如侍父母若處不同則定省有闕再三固讓乃止

又曰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

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

又曰貞觀中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勑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秘書監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有踰越

上然其言

又曰太平公主高宗少女以則天所生特承恩寵開曜元年降駙馬薛紹垂拱中被誣告與諸王連謀誅死則天乃殺武攸暨之妻以主配馬公主豐碩方額廣頤多權略則天以為類己每預謀議神龍年誅張易之有謀進號鎮國太平公主賞賜不可勝紀二年置公主府時中宗韋后上官昭容用事皆以為智謀不及公主甚憚之公主益日豪横唐隆元年玄宗清内難公主又預其

謀令男崇簡從之與玄宗尊立睿宗公主頻著大勲益尊重加實封五千戸通前一萬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軍國大政事皆參決如不朝謁即宰臣就第議其可否公主由是驕恣田園遍於近甸貨殖流於江淮公主懼玄宗英武乃連結將相專謀異計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光天二年玄宗漸危逼乃勒兵誅其黨蕭至忠等公主遁入山寺數日方出賜死於家籍其家財貨山積珍奇寶物侔於御府

又曰唐隆元年勅公主置府近有勅總停太平公主有
崇保社稷功其鎮國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厥褒縣衣
楚客奏記於中書令魏元忠曰女有內男有外男女有
別剛柔分矣中外斯隔陰陽著矣豈可相濫哉然則幕
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並皆開府建僚
崇置官秩若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而抑陽也而望陰
陽不僭風雨不爽其可得乎竊謂非致遠之計乖久安
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之謂也君

侯不正誰正之哉
又曰安樂公主韋后所生初中宗遷於房州將及州境
生於路次性慧敏容質秀絶中宗韋后愛寵日深恣其
所欲奏請無不允許恃寵驕縱權傾天下自侯王宰相
以下除拜多出其門所營宅第併造安樂佛寺擬於宮
掖於城西鑿定昆池延袤數里出降之時以皇后仗發
於宮中中宗與韋后御安福門觀之及韋庶人敗與駙
馬武延秀皆斬之追貶爲悖逆庶人

又曰武延秀武承嗣之第二子也時武崇訓爲安樂公主壻即延秀同宗之兄也數引至主第延秀久稭蕃中解突厥語常於主第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及崇訓死延秀得幸尚主拜席日授太常卿兼右衛將軍駙馬都尉

又曰大中二年以起居郎駙馬都尉鄭顥尚萬壽公主詔曰女人之德雅合慎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人之節也先王制禮貴賤同遵既已下嫁臣僚儀則須依

古典萬壽公主婦禮宜依士庶

又曰弘化公主宗室女貞觀十三年降於吐谷渾慕容

諸曷鉢

又曰文成公主宗室女貞觀十五年封降於吐蕃贊普

弄賛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送之弄賛親迎於河源

見主人子壻禮甚謹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媿

沮之色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

大唐公主當築一城以誇示後世仍遣酋豪子弟請入

國學以習詩書從之

又曰貞元三年遣回紇使合厥將軍歸其國初合厥將其君命請婚於我上許以咸安公主嫁之命公主見合厥於麟德殿且命齋公主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絹五萬匹還之許其互市而去以殿中監嗣王湛然為送咸安公主使仍兼婚禮使四年回紇公主兼使者至自本蕃上御延喜門禁婦人及車輿觀者時回紇可汗喜於和親其禮甚恭乃上言曰昔為兄弟今即子壻子壻半

子也彼猶父此猶子父若患於西戎子當遣兵除之

又曰太和公主長慶元年封爲公主冊爲回紇可敦出降愛登里邏骨沒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初保義可汗既立遣使求婚遂封第九妹爲永安公主將以降嫁其年保義可汗卒冊九妹廻體爲崇德可汗五月遣使迎請所許嫁公主朝廷封第五妹爲太和公主以降令回紇馬雖狄人固請永安而終不許故命中書舍人王起就鴻臚寺以宣喻焉

列仙傳曰朱仲會稽市販珠人高后募三寸珠乃詣闕上之珠好過度賜五百金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獻四寸之珠

又曰蕭史善吹簫教秦穆公主作鳳聲公為作鳳臺令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隨鳳飛去

荀氏家傳曰荀羡字令則年十五擬國婚之選君不欲連姻帝室乃遠遁長沙監司追尋不獲已遂尚尋陽公主

世說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女為妾有寵嘗著齋後溫尚南康長公主主始不知之既聞乃伺溫不在率數十婢拔白刃往李所故欲斫之見李窗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若能見殺實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况老奴遂善遇之

風俗通曰列侯尚公主國人尚公主以妻制夫陽屈於陰耳

左九嬪萬年公主誄曰赫赫京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禎秀出紫微日輝月明紅顔鬒髮金質玉形

駙馬

漢書曰駙馬都尉掌駙馬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者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

又百官公卿表曰漢武元鼎二年置三都尉駙馬奉車掌御乘輿車騎都尉掌羽林從騎並無員或以侍中常侍卿尹校尉左遷為之

漢舊儀曰駙馬都尉掌騎從武帝置秩比二千石

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已今年八歲聰慧可愛嫌於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十七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宋書曰江斆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海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斆歎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數與宴賞連日夜

齊書曰王暕字思晦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祖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梁書曰衣樞博學明悉舊典初陳武帝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蔵生子岊主及岊並卒於梁梁武帝時受命唯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請議加蔵駙馬都尉并贈岊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為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

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取為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為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卺而酳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絶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

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校明無勞此授宜追贈亭侯時以議為當

後魏書曰陸昕之風望端雅尚獻文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

又曰馮誕字子正與高祖同歲幼時書學特蒙恩待尚高祖妹安樂公主拜駙馬都尉高祖寵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而坐

又曰宿石高宗時為中散常從獵高祖親欲射虎石叩馬

而諫引高祖馬至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美石為忠臣賴控馬切諫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治尚上谷公主拜駙馬都尉

又曰萬安國代人父振尚高陽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馮翊公安國少明敏有姿貌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顯祖特親寵之與同卧起為立第宅賜至鉅萬超拜大司馬大將軍封安成王

唐書曰文宗儉素台駙馬都尉韋處仁入見帯夾羅巾

以進上謂曰本慕卿門戶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為之卿不須為也

又官品志曰駙馬奉車車騎三都尉並無員駙馬都尉以尚公主者為之無班秩

語林曰何晏字平叔以主爵駙馬都尉美姿儀帝每疑其傅粉後夏月賜以湯餅大汗出以朱衣自拭之尤皎然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四